

都市
DUSHI
MI QING
迷情
骇

血
脚
印
XUE JIAO YIN

暗夜
—
著

游的梦魇，无望的偷窥，离奇的死亡，
城市苍老的身体中流淌着一股暗黑的血液。
每场相遇都是一场劫难，每段爱恋都等待涅槃重生。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都市
谜情
骇



血脚印

XUE JIAO YIN

暗夜 / 著

鬼魅的梦魇，
无望的偷窥，离奇的死亡。
城市苍老的身体中流淌着一股暗黑的血液。
每场相遇都是一场劫难，
每段爱恋都等待涅槃重生。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血脚印/暗夜著. —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0. 11

ISBN 978 - 7 - 221 - 09131 - 4

I. ①血… II. ①暗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18629 号

血脚印

作 者 暗 夜

责任编辑 张云端

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

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 218 千字

印 张 8.75

定 价 25.00 元

目录

Content

■ 网球裙/1

骆敏，不要跳！不要！可骆敏没能给我说爱她即使如此也永远爱她的机会，她自己在—一个午休的时刻悄悄爬上了学校实验大楼的顶层，在注视下面操场上密密麻麻的人群几分钟后，砰——跳了下来……

■ 暗物质/12

与尔康狡黠危险的魅力不同，澄静更像一只任性的猫咪，总爱甜蜜地趴在你脚边安抚你，魂魄却潜伏在另一个世界里。在“工作”时间之外，他依旧是一个健康平凡的22岁男孩，喜欢流行乐与村上春树的小说，酒量极差酒风却很好。

■ 裸预感/21

一件件，脱光自己。那些飘飞的衣衫，是我的忧伤吗？是我的羞耻和罪恶吗？我动作着，直到发出愉悦的呻吟。然后，瘫软下来，像—具僵尸，倒在那里，空洞的眼睛，看不见天空，看不见我的岸。我已经被洪水卷走，无岸可渡！

■ 红粉泪/28

我们都嘴唇翕动，欲言又止。因为我们都不确定到底是不是相爱，因为我们都没有勇气面对死去的陆野，因为我们都不敢承认自己会爱上女人。

■ 自恋狂/38

后来我打听才知道，他叫王昆，是个同性恋。为了表示感谢，我送给他一盒粉底，那种粉底特别适合男性的皮肤。

■ 第五夜/48

最喜欢的就是他身上的阳光味道，让经常处在昏暗灯光下的我有了想要抓住的冲动。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，但我知道，美丽的女人在任何男人面前都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。

■ 白玉匣/58

第二日清晨陈斐便飞去了香港。昨夜的那场欢爱，我如被春雷惊蛰的蛇，异异地溜滑妖冶。陈斐已久不见我如此柔顺妖冶，一不留神，让我在他的胸前背后留下姹紫嫣红大片。我猜他定不敢与那女人赤裸相见。

■ 邮递员/68

我在后来的许多年仍能清晰地记起那个黄昏，淡青色的天幕，混乱却令人迷醉的空气，冰凉的吻。我把一切都记得牢牢的，即使后来走了许多路，也仍然发疯地迷恋那个黄昏所给予我的，最原始的诱惑。

■ 李生恨/78

我轻轻抚摸他缠满纱布的头和手臂，心如刀割，生怕自己稍一失控，就会放声痛哭。多可怕！我险些永远失去我的张结，若是他真的离开我，我又如何能好好活下去？

■ 青果劫/90

他一次次进入我的身体，快感降临的时刻我在心中狠狠地说，何安我恨你！我用世上最恶毒的语言诅咒他。我以为这样，就可以逃过一切灾难。命里的注定，任我们有多大的能量也抗衡不过。

■ 菊花念/99

空气中弥漫着菊花的清香。曾可的嘴唇游遍了我的全身，并使劲吮吸着我的脖颈和耳垂。我不知道他是否曾接触过女人的身体，他伏在我身上，与其说是爆发，不如说是探索，盲目地、热烈地、充满勇气地探索，似乎要将我揉碎、撕裂，然后融入彼此的血液。

■ 应聘者/109

不过是都市里最普通的一夜情，可床头的绳云恩哭得一脸梨花带雨。刘彬掀开被子，猛然看见那一抹触目惊心的红，愧疚和懊悔顿时涌上他的心头。他揽过云恩颤抖的背：“宝贝，我会对你好的。”

■ 玛瑙簪/119

张铁歪着头，露出脖子上那个涌出鲜血的小洞，血浸湿了雪白的衬衫，腥气弥漫了整间屋子。而那个面目恐怖的木偶就站立在张铁的尸体旁边，没有眼珠的一对眼窝显得更深了。

■ 黑衣人/127

我躺在床上随手翻了几本童话书，看着空空荡荡的双人床，心思有些恍惚。这一年来，我还是会经常想念妻子。虽然她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，可我还是爱她。但因爱而生起的恨，已经让我无法回头。突然间，我听见一声叹息。

■ 掌纹迷/136

我轻轻抚摩他的脸，他仍有些稚嫩的脸颊上是白天刚冒出的胡茬，扎得我左手的手心微微疼痛。那就记一辈子好了，他说。欲求不满的时候，他开始孩子般任性起来，在黑暗中他像一头凶猛的小兽，双手仍不停地纠缠我的身体，撩拨着我隐忍的欲望。

■ 红舞鞋/145

但我唯一说服自己的是，我迟早会成为这个傻瓜的妻子。想象着第二天麦伯伯痛惜的脸，黑暗中我浮起一个酸楚的微笑来，幻想着报复是格外甜蜜的，虽然同时我意识到，这不过是一种更为可怕的饮鸩止渴。

■ 爱罪恶/154

这是两个女人的战争，从身体到心灵从天堂到地狱的比拼，身为局外人你不可能明白。这一次我没哭，隔着一道门板，他们如畜生般纠缠喘息着从阳台一路滚到客厅。我听见茶几上茶杯纷纷落地的声音。继母胜利地笑着，仿佛一条发情的母狗。

■ 药草怨/162

他的手很大，骨节微微地突起，但很温暖。他浑身都散发着药草味，一阵阵地沁入我的肺腑，将我从垂死中唤醒。我更紧地贴着他，企图汲取更多的温暖。自此，就跟了这个叫连年的男人。

■ 偷窥狂/170

林伦很多天都没有回来。其实我从没想过他会主动离开，我们一直是这样。争吵，做爱，然后再争吵。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和这样一个男人厮混了整整一年，他不是我的理想。唯一的解释是忍受是一种惯性，即使麻木，也会被惯性的力量柔韧地缠绕在一起。可是现在，我想飞走，林伦成了我的束缚。

■ 私情戏/180

这么好的一个男人我怎么能不理解呢。我的理解就是，许杰变得更加像他未遇见我时的样子。我不得不说，确实是这样，一段爱情可能会改变一个人，但那是荷尔蒙蛊惑的，而人最终会恢复到他本真的模样。

■ 油画魔/189

“我不害怕，我很爱他……我不害怕，我很爱他……”米晓关掉音响，最后一句唱词还在耳边，幽魂一样挥之不去。皮肤收得越来越紧，米晓的头开始发痛。她意识到，身体早就开始了对恐怖的反应。虽然她爱着李安，但她还是在恐惧，一开始就在恐惧。

■ 恐怖夜/197

夜幕骤降，洛巧儿回到四号楼时天已经黑透了，她在出版社改了一天的稿子，早已经忘记了那些有关走廊的忠告，当她的最后一只脚踏上楼梯时，她的眼前一片漆黑……她逡巡着在黑暗中摸索，脚下就是四号楼的走廊，她忽然想起了邻居的话：“天黑以后最好不要经过这个走廊”。

■ 幽灵信/205

叫 DENGMING 的瓶子，被叶秋白丢在了垃圾堆里，刻意装作不经意地忘了。只是，她多想自己也能像忘掉这个瓶子一样，不经意地忘掉高宇。两个人持续了多年的恋情，终究没有开花结果。

■ 回魂夜/213

水面那边一定是生机勃勃，而这一边的人们，已经被死亡拖住了。头上，四周，有很多尸体，一动不动地随水流悬浮着，好像被琥珀固定住的飞虫……波光水影间，只有死神操纵那些尸体跳舞……

■ 梦之劫/221

柳筝突然转过头来，呆呆地看我，头发已经被血浸泡得黏稠，血液还在从两边耳朵的位置汨汨地流下来。她的耳朵变成了深红溃烂的两个黑洞，嘴唇全部被割掉，只剩下两排挂着血丝的白色牙齿，溃烂的牙床仿佛在我微笑，血滴啪嗒啪嗒地砸在我的脚前。

■ 凶杀案/229

你死了，我在活。究竟谁过的幸福，唯有神知道。我到处走动，没有做别的事情，只是守护着你的灵魂。来吧！我爱的人，让丢失的头颅使你忘记我对你所做的一切。来吧！来吧！我爱的人。然后举起手中的剑，砍掉他的头颅。

■ 鬼之瞳/238

我吐了一口气，继续寻找我的药。终于找到了，迅速地塞进兜里，关好柜子，这时一股百合花香的味道飘来，我于是张望着转身寻找那香味的来源，陈伯的脸却突然出现在我眼前不到 10 厘米的地方，他呆滞地朝我摇着手，脸上带着雕刻的笑容！

■ 血脚印/245

血脚印和工人们描述的一样，妙龄吓得紧紧依偎在我身上，就像十年前一样，我内心的爱怜油然而生，我顺势抱起了妙龄，她的胸脯挤满了我的前胸，难道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事？这时我想起了妙龄说的第二种恐怖：楼下的鬼镜。

突然，女子化作一个厉鬼，披头散发，眼睛流淌出鲜红的血液，张大嘴巴露出和“幻觉餐馆”老板一样怪异的四环素牙，伸出尖锐的指甲，朝成鹏宇袭来，那张脸成鹏宇再熟悉不过了，她就是他的前女友。成鹏宇喘着粗气，被吓醒了，摸摸床单，已被汗水浸得透湿。

张朝刚把罐里的脑子捞出来，盛在盘子里，打开讲义和图谱，结合实物仔细观察起来。这些脑切片每一片都有普通饼干薄厚，颜色有点像他前天吃过的白切羊肝。张朝刚把切片一片片叠起来，叠成一个脑子，然后每一片片打开，一面看，一面默想着各部分的关系。

网球裙

她笑起来，牙齿雪白，笑容灿烂，是像骆敏一样盛开的粉玫瑰，带着芳香和甜美的味道。她的身体，飘散着同样 Dove 沐浴乳的清香。

骆敏

三年前，骆敏 17 岁。很沉闷的一声响，在我还没来得及喊出不要跳的时候，骆敏就从学校那座高大建筑物的楼顶快速落了下来……浓稠的红色血液在她纯洁如百合花般的身体下慢慢扩散开……在重重围观的男生女生阵阵尖叫声里，我的眼前一阵眩晕，倒在了学校操场那块碧绿的草坪上……

三年前，我是江南。18岁的高中男生江南。我青涩的初恋正在热烈进行——我爱上了同班却小我一岁的女生骆敏。

骆敏穿着最爱的加两道深蓝条的白色网球裙、白色的网球鞋，蹦跳着在教室外，隔着玻璃窗，喊我的名字：“江南，江南！”

拉着骆敏的手，在幽暗的开水房幽会、亲吻；吃她带给我的午餐——她动手帮忙包的饺子；每次约会前，她都习惯洗澡，电影院里的她，身上和头发上全都是芳香无比的Dove沐浴乳和洗发水的味道。她吃奶油爆米花，我靠近她，深深呼吸……她对着太阳，眯起眼睛，张开手掌心，皮肤润泽透明，粉色玫瑰般的嘴唇娇嫩丰盈，纯白T恤下正在发育的萌芽状态的乳房……紧张到无法呼吸，我解开骆敏的纯棉胸衣，颤抖着，亲吻了她……我爱你，骆敏。

骆敏紧张地推开我，上唇角已经渗出细小的密密汗珠：“南，等我考上大学。”

“嗯，到那时我们再把身体交给对方。”我压制住自己汹涌的欲望，郑重地说。

可是骆敏，没能等到。几天后，她在放学回家的路上，被一个陌生男子拖进一幢正在建设的水泥建筑物里……等我找到她时，骆敏靠着墙叉开两腿，半坐在地上。骆敏的裙子污浊不堪，她的两腿之间全是血……我的手掌轻触一下，鲜血也许还混着其他液体沾在我的手上……我呆在那里，忘记她还在哭泣……三十秒后，我跑出建筑物，愤怒心痛地失控大喊：“为什么会这样？！为什么！”我无法接受这样的打击，一次意外——我的爱情就被拦腰砍为两截！

骆敏，我该怎么办？该以安慰还是微笑满不在乎的姿态面对你？我笑不出来，轻松不起来，左胸那个叫心脏的地方，蹦跳着不停提醒：疼……

骆敏，不要跳！不要！可骆敏没能给我说爱她即使如此也永远爱她的机会，她自己在一个午休的时刻悄悄爬上了学校实验大楼的顶层，在注视下面操场上密密麻麻的人群几分钟后，砰——跳了下来……

“骆敏，不要跳！不要！”经常，我会在这样的梦境里叫着醒来，枕边汗湿一片。

对不起，我爱你

骆敏的葬礼第二天就已经匆匆举行，没有通知任何人，甚至骆敏远在异地上大学的姐姐。据说她的母亲无法面对骆敏突然的死亡，她的家人将她的骨灰存放在这个城市远郊的一个殡仪馆里。

骆敏的女性好友们相拥着哭泣，男性好友包括老师都叹气惋惜。而我不哭，不说，不倾诉，不见这些朋友。我安心看书，准备那场决定我人生命运的高考。

在那个暑期，陆续有同学去骆敏的家里看望她的母亲。她的母亲拿出一本毕业纪念册，说：“这是骆敏以前准备毕业时候留给大家签名用的，我把骆敏和同学以前的合影贴在了上面，请帮忙，大家给她签名留念吧。”

我在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第二天，一个人到骆敏的家中拜访。

我也像其他同学一样在那本纪念册上签名，留下姓名、地址。

“真奇怪，骆敏的大部分同学合影里竟然没有你，你是去年刚转来的那个男生吗？嗯，我知道你。看你的表情我就知道，就是你——骆敏曾经反反复复提起你。”骆敏的母亲边说边望着我的脸。我快要忍不住，几乎要哭出来。

她走进骆敏的房间，许久，出来的时候，手里拿着那条白色网

球裙，说：“这是骆敏生前最喜欢的裙子，现在留给你，当作纪念吧。”

我紧紧抱着骆敏的裙子，跑出她的家门……一路狂奔。那个我爱她、我们相约考上大学然后把身体和灵魂交给对方的女孩，我亲吻过她乳房的17岁女孩——活蹦乱跳爱吃甜食喜欢偷偷亲吻我的女孩骆敏转瞬间就不在了，我和她的爱情誓言转眼成空气，剩下我一个人，抱着唯一属于她的东西——她的一条裙子——边往回跑边哭泣。这样的真相简直让人难以置信——这到底是上帝给我和我的未来出的一个难解的谜题，还是一个魔法师大变活人把一个女孩变没了的魔术奇迹？

天黑的时候，我在自己不开灯的小屋，颤抖着，穿上了骆敏的白色网球裙，双臂紧紧环住自己，仿若抱着骆敏，泪流满面。

骆敏，对不起，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，我没能在你身边；

骆敏，对不起，在你最需要安慰的时候，我选择了沉默；

骆敏，对不起，因为我扔下你在那个建筑物里一个人跑开，让你在绝望里更加绝望，原谅我没有抱你，原谅我没有亲你，原谅我那个时刻没有说我爱你，原谅我……

仇恨

很多时候，我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会忘记自己的名字，这个时刻，我只属于那个女孩——骆敏。如果这个时候，你的嘴唇拱起成为一个半圆形，轻轻叫我一声骆敏，我会微笑着慢慢转身，身穿着骆敏那条加双道深蓝条的白色网球裙……

三年了。

21岁的大三男生江南——我——沉默寡言。关于骆敏和骆敏的一切记忆，我把它细细嚼碎，吞进肚子里，然后微笑面对每一个坐在我对面的女孩。

你问我有女朋友了吗？不，不，我们不说爱情这个话题，我没有新女朋友。只是，我不反对和任何一个看上去像骆敏一样纯洁的女孩交往。因为我相信，每一个处女身上都有骆敏的灵魂。可是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处女，那已经失身的骆敏是不是不会选择那一跳而是还会留在我身边？

三年了。三年的时间使我变成一个仇恨处女的男人。在我青春略带忧郁的脸上，在我隐忍的表情里，在我望向远处的黑色眼神里，一个猎杀处女的杀手在奔跑。

三年，我终结掉十六个陌生处女的贞操。她们有的出于和帅气网友约会的自愿，有的被迫。在她们面前，我只有一个名字：叫做——骆敏。

没有开场白。无论她们同意与否。

无一例外的，她们都看不见我的脸。还有，做这样的工作，我从来都不会高潮，没有愉悦，我带着身体里燃烧的火热愤怒，穿越那层薄膜，伴随着女孩一声沉闷或者尖利的惨叫，我的工作停止，没有喷射。干完一件这样的工作，我用手指轻摸着她们的处女之血。女孩们恐惧，或者哭泣。

然后我回到自己租住的房间沐浴，穿上那条白色网球裙……拥抱此刻长在我身体里和灵魂里的骆敏。

骆敏，我渴望你回来，我要你回来……

快期末考试的时候，我收到一封信，信里是一张高中同学聚会的邀请函。

抱歉，我永远都不会出席这样的聚会，看见这些曾经和骆敏一起长大的脸，只会更加频繁而深刻地提醒我：骆敏不在了。

我不想再见到任何和我或者骆敏熟识的人。

在学校门口，看见了一个女孩——她是谁？竟然很像骆敏。

她站在学校门口，浅蓝色的衬衫，白色短裙。仿佛在等人。

我就站在她的不远处，目不转睛地注视她。她看见我，突然笑了一下，瞬间，我的眼前一黑——是骆敏的灵魂附体吗？

她朝我走过来了，微笑着，我慌张地不知道该逃还是该找个地方藏起来。

她应该比骆敏大，大两三岁？她还是处女吗？她好像比骆敏高一点点……和骆敏相似的脸庞，一样饱满的嘴唇，身材比骆敏略显丰满。

如果可以，这个女孩可以奉献给骆敏，成为我的第十七个猎物？以此纪念骆敏永远的17岁？我绕到她的身后，上嘴唇拱起，做出呼唤骆敏的表情，她猛然转身，我吓了一跳。

白领骆捷

她叫骆捷。竟然和骆敏一个姓。

她24岁，已经是一家公司的小白领。我靠近她，和她攀谈。她注视我的眼神，不是看到帅哥的惊喜，不是被陌生男子靠近探密的戒备，竟然很柔软。

她询问我的名字和暑期打算，我竟然报出自己的真名，并告诉她我打算找暑期工。她说不如到她们公司做做订外卖、送文件、复印材料等零碎的杂工。

其实我不缺钱，家里提供的生活费虽然不是富足到让我成为一个吃喝玩乐的公子哥，但足够我应付从学校搬出后的房租、学习和日常生活起居。可我还是答应下来这份工作，或许，这样会离骆敏更近一点？

几天后，她的电话果然打过来，让我明天去她工作的公司报到。

她刚来这家公司应该不是很久，很谦卑地对待公司里的每一

个人。

她的工作是文员，平时打打字，替上司写点工作总结、下月业务计划之类。我的工作简直就是她的工作助理。

一起吃盒饭，她把排骨夹到我的饭盒里。

“你，不会喜欢上我了吧？”我装作开玩笑地问她。

“你喜欢我吗？”她反问。

“喜欢。”

“为什么喜欢？”

“因为，你像一个人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那是我的秘密，不告诉你……如果你跟我回家，我可以考虑要不要告诉你。”

她笑起来，牙齿雪白，笑容灿烂，是像骆敏一样盛开的粉玫瑰，带着芳香和甜美的味道。她的身体，飘散着同样 Dove 沐浴乳的清香。

这是不是像一场刚刚开始的爱爱情景剧？是的，我的猎杀行动该开始了。女孩，跟我回家吧。骆敏，我又开始想你了，太想你了，再这么下去，我要疯了……

鱼儿上钩。骆捷跟着我一前一后走进我租住的小屋。

门反锁上。我的开场白开始，虽然这次我裸露出脸，有点危险，但我已经无法抑制。

我忍住想亲吻她的欲望，一把抱住她，在她耳边低语：“不亲吻你，可以吗？”

我刹那摇身一变的色狼形象吓坏了她，她在我怀里开始挣扎：“你，你，想干什么？！”

我用大腿抵开她的两腿，一只手用力抓牢她的双手反扣在墙上，一手撕扯她的衣服。

“不要，不要这么对我，江南……你怎么了？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江南吗？疼，你弄疼我了。求你，江南，停下来，听我说……”

“不许说话！我不要听！”我把她摔在床上，身体粗暴地压了上去。

她的身体终于在我的暴力下，被我撕开，随着我的进入，她撕心裂肺地叫了一声。伴随着她的惨叫，我的眼泪不知怎么的迸出来，泪水滴在她的脸上。欲望、愤怒、身体大力摩擦的疼痛，还有在天上看着我的骆敏……所有的感官感觉情绪一下子突破身体和内心，突然爆发，伴随着让我眼前一黑的致命快感，我大声叫着骆敏的名字，哭喊着，那股滚热的液体从我的身体竟然喷射而出……

“骆敏！骆敏！我要你回来，骆敏……”我哭倒在床上，她不再挣扎。泪水凝固在她的脸上，她用一种异样的眼神观望我，惊诧、责备、愤怒、心痛……

我惊醒到自己的失态，从她身上一下弹跳起来，冲到卫生间，打开淋浴水龙头拼命清洗自己。然后我哆嗦着擦干自己的身体，混合着 Dove 沐浴乳和洗发水的味道，我发抖着穿上骆敏的白色网球裙，我用双臂紧紧抱住自己，仿佛此刻我就是当年被强奸的骆敏……渴望被安慰被温暖等待我说爱的骆敏。

“骆敏，我爱你，无论你发生什么，我都爱你，爱你！永远！”

从来没有这么失态过——我就这么靠着墙，两腿叉开，坐在地上，眼泪喷涌，撕扯着嗓子用近乎断裂的声音吼出内心长期积郁的心声。

“对不起，我不叫骆敏，你也不叫骆敏。”很久，一个声音从我的床上传来。

我几乎忘记了她，她在被我强暴之后，还躺在我的床上，身体残损，某部位皮肤淤青，衣衫不整，两腿间杂乱的血渍伴随着我的液体……见我看她，她的眼神和表情竟然没有慌乱，只是缓慢地拉